

官板

晁氏客語

丙子年 完

				漢書門
		四〇三		
	九三			
二七九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漢書類
元八	田〇三			
冊	三			
三九	二			
	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33
冊數	2	(2)
函號	298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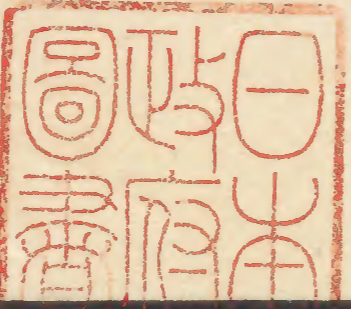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晁氏客語公欲變人之志而不

淺草文庫

言不公為其孟子而不食澶淵晁說之以道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

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

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為利而學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顏淵問仁

人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畢天賦未嘗學而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

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身以名言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
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
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
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
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
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

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
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
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
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
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
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
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

易氏客語
五 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閹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鑰損訐於公。公曰：鑰不堪用，付市買修來。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心於卜數者言也。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

不滯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已而
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
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

少年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
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着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
已之心惡已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
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
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
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官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

昔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
一笑喜為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
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
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
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
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說呂申公因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三蘇

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六冊進云比似

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

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為

謝云晦叔初召來進
君道十篇在賜詩前甘草散火眼藥散和火

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

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某所言

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至疑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申公伯。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噬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信在氣不在

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入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雄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

逆志如孔子於鴟鴞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國
家間暇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為絢兮孔子乃答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
禮後乎又曷嘗著其言語
無為為道有為為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
夷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
為逸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

下惠人之能言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
執無鬼論鬼為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
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
然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
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摩地以行

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
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
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筥，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筥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
甘，旣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於事，聲音貌象便須知。
因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已，當知
之。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
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
不責。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後
充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
已。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
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曰：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答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古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為心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

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上書鄭谷雪詩為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

輕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著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贖至完劉安上決舟

子參至完者常入四千餘以報王宗德安土火其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
 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牌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
 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壘而起閘無濟於
 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並沒
 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
 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
 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
 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培刻之
 心也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
 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二一適當周至時費盡一生
 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
 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二箇誠意千古萬今
 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却學做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說。然旣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

不如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

昔人自廉數貧。今人自貪數廉。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賢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叙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蕪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

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

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

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蘇州詩如贈孔先生。

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

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

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

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入詩云只恐夜冰合為君愁曉寒荆
公送入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
別意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
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
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
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
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器
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
 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
 不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於此。
 興與戎興兵。人常語也。言而于不發。則國於此。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
 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為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
 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

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
 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
 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為。皆循天理。順人
 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蓋
 亦反其本矣。
 醢醢百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
 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

人則藐之。與我得志弗爲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僞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棟難底問。曰。其夫天下也。以不測。夫天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堦未畢。進揖未答。下

畢到尋常揖處方答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爲不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起於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薨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為。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驎病。沙晚鶴鴿寒。謂

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

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

翻石壁。歸雲擁樹尖。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

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

見此而有感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

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圍人太

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為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竇

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萁。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爲文王美里作。乃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

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幘八尊。畫布以幘六。爨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勺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爲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

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

皆難意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恩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右五段張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

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為法。真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

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不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

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為二。不

言則與之為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論理論已之所當為。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

為。須就事勢上論。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衆人也。無為其所不為。能正

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

斯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入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

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為后妃之德非謂文
 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為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
 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
 乃為善也
 楊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
 聖人乎邵伯溫此修為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
 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為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為何人耶

仲尼多愛愛義子張多愛愛奇何軻也曰孟軻也若
 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
 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
 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礪
 石焉礪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
 魯公質王宮傅二人前朝舊臣始其劄奏事不賜

茶

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

萬和親於北為利不細深甫云

好作為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

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不覺其言不計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

須積習下須積習

陳恒弑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

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

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允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

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

祭慎祭慎

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

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

寧丁巳歲也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

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異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劉輝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人徃徃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誠後為忠義第

一

王玠玉密人頃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

中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

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

冷物致瘴癘乃於廳前置一金每買物必熟之而

後遣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予正愛善衛生

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

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

以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

出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

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

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碗不

聞樂聲也今陛下閑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

去即忘本性。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與性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中求靜。又不可為動所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惑。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鬪茸為寬大。胥失之矣。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珣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

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晁太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膳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珪珍。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拚祖宗之德。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

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
 目也。杜安世詞云。燒殘絳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
 黃昏未到得燒殘絳牘。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
 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
 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杜云。乃王其作。荆公時在座間語。離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
 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

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
 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
 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
 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
 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右四段
 望杏而耕。以杏為候也。或改為幸。劉快活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爲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遷一階。張說爲封禪使，說壻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爲泰水，呼伯叔丈人爲列岳，謬誤愈甚。即真二字，今人多以爲常談，非也。班固叙傳所載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爲，孰不欲是。若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爲以爲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凌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凌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凌價者爲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凌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李及趙清獻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乖崖食時魚，是皆下工夫爲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神

賦考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壽朋

師朴入市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

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輒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吐血來充行客酒

千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

險塗難進學須強古之所謂自強者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使所為魏公

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共財最是難事容山在壽林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

天下也為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為遠祖本朝狄青人勸

尊梁公辭曰予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

勞乎答曰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

計輕重也。答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者，便無事。

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答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太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太曰：安富抑兼并。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鑠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

已。暢第五甲舊法無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

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為利欲沉湎。若失之

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一暢

擇之為事。常怕有偏重處。權以得中。故廟堂之

上諭以持衡物來。名聖人能之。吾輩

須放過了應。定夫謂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

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

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

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

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

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

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

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

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已下。皆

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
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
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
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
人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
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自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善於之。不隨之。命於之。自然資於之。天而

或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之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孔子曰。根也。愆焉。得剛。甚矣。愆之害人。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

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曰。三省。窒慾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不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

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

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
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
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
定。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
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
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
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於人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崑。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
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
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
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

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處。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

身所容許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
熱，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
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
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
順，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
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
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

曰：入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
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
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然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
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

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
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人欲以公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
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
人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
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
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

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為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
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
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
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其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奮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人欲其言傳。必得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

也。及其至焉。一也。其本也。其末也。其所以為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

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哀哉。其所以為也。其所以為也。其所以為也。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

不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和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而後其言次之。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以其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
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
核之論矣。自秦學而不立。世以罪惡為心。在下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言莫。然。然。自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故曰。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其故。天主之德。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意而不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公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
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
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
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非也。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學聖人者也。楊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疑能為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聖人之道。盡人之道。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論其學問。其貴者。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

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出必凶。入必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

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
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
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
不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
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

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
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平生所觀
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
垢汗。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
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
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
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示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公草遺表云。木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不公。曾中事禮矣。小案無耳。此語想入筆。然不足其平生也。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

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公與天亦命之。皆純夫寡言語。不問卽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嶺表扶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左傳。授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魯直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

蘇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
云某不復自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
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
蘇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蘇夫
蘇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
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
也謂歐陽文忠公也蘇夫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
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

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文
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為法也言文潛戲蘇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
某但涉獵為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
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樂城先生於頴昌
樂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為不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六日與

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冲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待味來謁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答曰公望實審當爲監

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其子冲實聞此語因間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爲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為汗簡人。

鄭閔中祭酒。閔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大學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詩送閔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

公稱閔中長者。常論邊事。閔中先生只是饒人。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為此也。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為之。當為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

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

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路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弟子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體陳行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闈者云煩

呈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行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為一布衣何為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

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劉莘老梁
况之終於貶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旣沒不
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
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云平生爲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
行唐鑑公欲爲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
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
問歐公知聖俞爲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
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於朋

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
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
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
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
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
上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
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

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一日殞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殞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

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廟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為奉議郎祕書省正字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為官人難迴避也出

温公記事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
做一領黃褶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
次日惟簡袖進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褶子也不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
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予瞻
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
然皆風雨彫鏹不可得而偽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
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
和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
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温公以楊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
 五穀惡如莠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
 當除莠養穀耳或言性善而或言性惡或言性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曾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
 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畫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
 尋求却煩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這
 本廻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緊緊守定應是不教失
 了十年二十年一世十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
 則存向甚處着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心是何

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背後底朝聞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事
 斬却生根自無死蔓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
 手斬得把將來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
 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睅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公以楊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
五穀惡如莠莠地宜容其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
欲謂四體四端不言而能

以之謂性善也之謂不故特箇粹然其父河盜其背
二善也謂之不悅地無首以能辨公之謂野收其良
平神辨辨辨來謂固心微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遠

謂性生性自無不莫也何其主性無也其性何不
辨善惡也辨聞道也及世矣辨辨一辨大小大車
晁氏客語何人立傾其其參然前也與天保三筆辨然

官版見下

